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111 号/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04-5182-2

I. 近… II. 社…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4741 号

主 编 李学通
责任编辑 刘 萍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刘建光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41 千字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一）

..... 郑匡民 茅海建 选译（1）

锡良镇压河口起义来往电文选 金字 整理（56）

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选译

——清末禁烟运动史料

..... 郭大松 张志勇 译 郭大松 校（90）

天徒自述（节录）

..... 秦毓璠 撰 周新国 刘大可 点校（140）

盛宣怀遗产分析史料 丁士华 整理（152）

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西迁史料汇编

..... 复旦大学档案馆 供稿（209）

· 口述史料 ·

伪满时期殖民教育口述史料选（一）

..... 齐红深等 采访整理（238）

侵华日军军事工程幸存劳工口述资料

..... 李秉刚 高嵩峰 采访整理（273）

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 外交档案选译（一）

郑匡民 茅海建 选译

说明：本文选译的档案史料皆源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其中一部分，1954年日本外交史料馆曾以《清国戊戌政变及流亡政治人物来日》为题，发表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以下附记为〔外交文书〕）。此外，我们还选译了《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分，第1门第6类第1项第4-2号（以下附记为〔1-6-1-4-2各国关系杂纂〕）；《外务省记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及光绪帝、西太后崩御与袁世凯免官，第1门第6类第1项第4-2-2号（以下附记为〔1-6-1-4-2-2光绪二十四年政变〕）；《松本记录·伊藤公爵清国巡回》，第6门第4类第4项第21号（以下附记为〔6-4-4-21松本记录〕）。还需要说明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外交电报皆用英文，再由外务省译为日文。本文所选电报部分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已加注明。个别无法逆译的人名，照录英文原文。为保持档案原貌，对文件上的批注也在电文后加以注明。正文（）内的注释均为原注。

编译者在搜集档案时，得到了日本卫藤藩吉教授、山田辰雄教授的帮助，大和银行亚细亚—太平洋财团提供了资助；由于明治时期的日文书写习惯、表述方式与今已大不相同，辨认与翻译十分困难，编译者为此曾向野村浩一教授、近藤邦康教授、滨久雄教授、兵头徹教授请教，得益非浅；

渡边陽子女士参加了本课题的部分工作。在此致谢。当然，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仍由编译者负责。

一、林董公使致西园寺公望代理外相报告

(1895年12月11日发 1895年12月27日收到)

关于汪鸣銮等惩戒处分并翁同龢、李鸿章之事 机密第85号信 下官曾用9月19日第44号机密信，将北京的杂志发行与当地外交社会关于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之事的传言呈报。正如本日下午第63号信所呈报的那样，有敕令将在总署中任职的吏部右侍郎汪鸣銮与户部右侍郎长麟二人革职，终身文武官职永不叙用。据云，其咎之所由，乃自去年以来屡次召对之际，信口妄言，迹近于离间皇太后与皇帝。于此前三日，即11月30日，汪氏与新任总署大臣吴廷芬一道来馆，闲谈书画等事，彼时亦未能看出其将受处分之迹象，此事于下官亦属意外。想到其中必有何种缘由，下官于种种风说之中，取其最可信者来考虑。去年我国军队攻陷旅顺口后，当时，汪鸣銮与长麟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李鸿章，奏请皇上无论如何也要将李鸿章处死。皇太后认为，即使是李鸿章有罪，但他向来为国尽忠，所立之功亦不算少，不应突然处以严刑。当时皇帝也与皇太后意见同。汪、长二氏奏道，目前正值皇帝乾纲独断、万机归一之际，各事亦不容皇太后再置喙。

其后，由户部管理的海军军费中出现数百万两亏空之事败露，皇帝问恭亲王，该王不知，将欲检查主管此事的户部。汪鸣銮、长麟等臆测皇帝欲知其真相，故奏道，此不足之额已因皇太后的懿旨而用于万寿山宫殿的新建和修缮上，故今更无特别检查之必要。以上两次上奏虽有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云云之咎，然为何当时未受其咎，是亦有缘由也。现今之皇后，皇太后之侄女也，虽深为皇太后所钟爱，但其容貌不扬，且痘痕斑斑，不独不为皇

帝所宠爱，且甚至为皇帝所厌恶。皇帝专宠于某贵妃，因此该贵妃为皇太后所恶。正值此时，皇太后闻说去年由于此贵妃之密奏，而将与其师有关之人任用为官，大为震怒，以违背本朝家法为理由，于前些时候将其师捕杀，且亲自执杖鞭笞贵妃，将其贬为贵人。此事自然召致皇帝对皇太后的反感。上述汪、长等人之奏章于此时呈上，也不至于触逆鳞。然在近日，上述贵人复位为贵妃，皇帝与皇太后也和好如初，于是迎合皇太后之意，遂下敕令将汪、长等氏革职，永不叙用。若论到该事件在政治上之影响，汪、长等人原为翁同龢任科举主考时录取之人，以该国习惯而言，即翁氏之门生。翁氏又深受皇帝信任，于皇帝与皇太后间的不快，翁氏即使对皇太后稍有微词，皇帝不唯不加罪，内心还有几分喜欢的倾向。浅薄之忠臣汪鸣銮等，当时欲以耸人听闻之言博敢言之名，结果任何奏章也未起作用，皇帝与皇太后相亲相爱依然如故，汪、长不唯自食其咎，而且更遭皇太后之不快。翁门一派权力至于衰颓，不亦是自然之势欤？

李鸿章听到汪、长等氏被惩戒之消息，辄对人曰：此乃是对翁同龢进行的第一打击。而罗丰禄之辈则认为，此事意味着李中堂恢复势力的第一步。

翁同龢在任职总署期间，经常露面，下官亦屡屡与其会面，但至近日，却很难见到。下官问及各国公使，其他人也同样很难见到他。盖外交事务之困难，常出于意想之外，而令其不知所措。因此，他便不在总署中露面。在上述机密信中，翁同龢不能像以往那样，旁观于事局之外，放言高论，其毫无外交经验，却要立于要冲，而不得不与各国公使折冲樽俎。故长此以往，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云云的报告，将有可能成为事实。翁氏退后，代其行事而当外交之冲者，除李鸿章之外应无一人。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对近来旅顺口之工程及其他一切善后处理，也毫无把握。故李氏随着势力逐渐恢复而再度成为直隶总督，重要外交

事务亦随之移往天津办理，总署便归于旧貌，复为因循苟且之衙门。谨呈。敬具。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公使男爵林董（印）致代理外务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内阁通知 大臣望（签字）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秘书官本野（印）。

二、林董公使致西园寺公望代理外相报告

（1895年12月11日发 1895年12月27日收到）

关于总署大臣汪鸣銓免职及吴廷芬转任 本公第63号信 总署大臣、吏部右侍郎汪鸣銓与户部右侍郎长麟以信口妄言、其迹近于离间皇太后与皇帝之罪被革职，终身文武官职永不叙用之上谕，已登记在清历十月十七日即我12月3日的《谕折汇存》中，其剪报之附件业已寄出。又，新任总署大臣宗人府府丞吴廷芬此次转任为兵部右侍郎，果然有出任总署之事。右上呈。敬具。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公使男爵林董（印）致代理外务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内阁通知 大臣望（签字）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秘书官本野（印）。

三、林董公使致西园寺公望代理外相报告

（1896年1月8日发 1896年1月29日收到）

关于清廷大臣相互猜疑情况 机密第3号信 清廷之内部纪纲紊乱，其大臣各抱相互猜疑之心，而无对国事负责之人。此情已特为世人所知。但若论其内幕，则有比世人所想更甚者。据下官就任以来之观察，总署大臣相继被调任罢免，新任总署大臣中，通外交事务者全无一人。其中稍晓事务者，唯张荫桓耳。下

官前往总署申请商办事务时，自然有先问张大臣在否，然后要求会面的惯例。日前由张大臣同省好友广东人伍廷芳传言道，下官去总署指名要求与张大臣面会之事，对张氏而言，极为不利。因为张氏若认为下官言之有理而与翁同龢等相商时，翁氏首先不问理之当否，而只怀疑张氏左袒日本，于是一味设置障碍。故希望下官今后尽量指名与翁氏谈判，当然这样做张氏也会参加；当翁氏与其商量时，张氏也能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此对事情之运作，更加有利云云。下官答应今后一定按其意思行事。此时清帝国内权倾天下的翁同龢，竟然如此心胸狭窄，诚可叹也。右上呈。敬具。明治二十九年一月八日，公使男爵林董（印）致代理外务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内阁通知 大臣阅了 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秘书官本野（印）。

四、西园寺公望代理外相致伊藤博文首相信

（1896年1月31日）

（亲展）关于清廷各大臣之间相互猜疑之实况，正如附件中所写的那样，已由驻清国之林公使作了报告，为供参考起见，与上述抄件一并送呈。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起草，同日寄出；次官阅了 政务局长中田（印）。

五、林董公使致西园寺公望代理外相报告

（1896年2月5日发 1896年2月25日收到）

关于封禁强学书局始末 本公第14号信 正如去年11月15日下官第五号信关于上报新设强学书局并附开局章程中写的

那样，该书局乃翰林出身的青年所建立的组织，如张之洞辈素有名望者亦赞成之，捐献了大量金钱。故其基础渐固，遂被视为清国改革之要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与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也鼎力相助。在清国之外国人将之称为“改革俱乐部”。正当对其寄予很大希望之时，突然被命查封，该举措显得极其幼稚，且其机关报《中外纪闻》即原名《万国公报》之发行也被禁止。探其始末，据称为该会发起人的湖南人张孝谦的说法：传闻御史杨崇伊因不出会费而欲为会员被拒绝，怀恨在心，以种种理由构陷其事，遂及弹劾。清帝御军机处时，以原奏示诸军机大臣咨询意见。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虽持论相反，但却同袒护于该会。但由于该会有不许满洲人入会的规定，满洲人早就对该会不怀好感，故军机大臣中亦有以该会为然者，彼此争论。结果先命步军统领衙门即警视总监实地调查。该衙门接到命令后，于上月 22 日终于将该会封禁。参与此次调查的官员中也有该会的会员，他乃是杨御史的先辈，且该会支持者中，也有像上述以张之洞为首那样极有名望的人，故不会一直封禁而不复兴。有人云，查明之后，若再度开禁此会则如同得到赦许一般。这恰如“空山新雨后，青天无片云”的比喻一样，会运将更趋隆盛。李鸿章所雇佣的秘书，美国人 W. N. Pethick 也是该会的会员，当询问其对该会兴败的意见时，该人叹息道：“已经不会有再兴的希望了。清国特别不欲改良，否，应说是清国不能改良也。”谨呈。敬具。明治二十九年二月五日，公使男爵林董（印）致代理外务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 1 册] 该件上注有：内阁通知 大臣望（签字）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秘书官阅了。

六、林董公使致西园寺公望代理外相报告

（1896年4月1日发 1896年4月15日收到）

关于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惩戒 本公第28号信 2月5日下官在第14号信“呈报封禁强学书局始末”中，将御史杨崇伊不捐金而欲为会员被拒，遂怀恨在心，以种种借口构陷弹劾云云之事上报。该强学会会员、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于书局封禁以后，来到宣武门外之松筠庵，此处即明代以刚直闻名的御史杨继盛起草谏诤奏章之寓所，与许多以正论公议为己任的人物相关连。文廷式因与同志集会，议论时政，呈递奏折等情，被杨御史^①弹劾。前日即30日发行的《谕折汇存》中，有“翰林学士文廷式每于召见之际，语多狂妄，因推知其平生不谨，著革职，永不叙用，早速回归乡里，不得滞留”之敕令，今已将其登记。该人心术如何虽很难判断，但首先文廷式惩戒处分一事，使一时被外国人等视为清国改良之要素的强学会复兴希望破灭，而正如下官3月18日第26号信中所陈述的那样，号称与强学会同一目的的新设官书局，只不过被视为仰政府鼻息之物也。右上呈。敬具。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公使男爵林董（印）致外务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大臣阅了 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秘书官本野（印）。

七、内田康哉代理公使致大隈重信外相报告

（1897年2月8日发 1897年3月6日收到）

关于李鸿章与翁同龢之关系及各国外交官对李鸿章、张荫桓之印象 机密第6号信 李鸿章与翁同龢之关系一向被视为势如

① 指杨崇伊。——译者

冰炭，但自去年末李鸿章访问欧美归国后，与世人预料相反，两人之关系不知为何与原来有所不同。如前些时候李之门生伍廷芳、罗丰禄二人一跃升任出使大臣^①时，翁对之不仅没有任何异议，反而大加赞助。从其他处理总署事务的情况来观察，两人也未见有特别轧轹之现象，相反有了几分相互依赖之倾向。上次与法国公使施阿兰（A. Cerard）会谈时，下官向该公使叩问意见，他不仅极度赞成下官之见解，且加上他的理由：翁已知道目前与李相争的害处，且厌恶与各国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利用李，以李当谈判之冲；李亦知目下与翁相争乃失策之举，故利用翁无勇气与各国使节折冲之机会，自当其冲，以企图渐次恢复自己之势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内心不然。此为清国官吏之常习，互相伺隙，何时昔日关系重演时，也难免会反目为仇。当地外交官中，法国公使乃是最注意此方面事情之人。此次下官将此私下谈话原封不动地上报，以供参考。

又本地外交官对于李鸿章的一般印象，可以说是很坏，尤其是各公使馆的翻译感到十分为难之事，乃是李故作尊大之态。不知其意是向其他总署大臣显示其才干，抑或为证明自己对外毫不软弱？每于谈判之际，竭力提出异议，必为一二事而伤人感情。以其他大臣为例，如张荫桓多少对翻译官有些客气，而李鸿章却故意作出言语不明了之态而使翻译官为难。德国公使海靖（Hervon Heyking）就称李鸿章是让人谈话最不愉快的人（Most disagreeable person to speak）。当下官对他说，下官发现，访问欧美之前之李鸿章，与在欧美受到特别礼遇归国后之李鸿章，其言语行动判若两人时，不知该公使阁下是出于对德国给李鸿章之特殊礼遇感到羞耻，或是觉得对下官的话无言可对，苦笑着相别而去。

① 驻英、驻美大臣。——译者

与李鸿章相反，张荫桓则人望甚佳，有这样的评论，在总署大臣中了解外交上之友谊（Friendship）为何物者，惟张荫桓一人。

目前在总署中，实际担当与各国使臣谈判之冲者，仅张、李二人，其他大臣唯有列席备员而已。右上呈。敬具。明治三十年二月八日，代理公使内田康哉（印）致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注驻英、俄、德、美、意、法、韩公使通知；内阁通知 大臣大隈（印）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

八、内田康哉代理公使致大隈重信外相报告

（1897年3月11日发 1897年3月24日收到）

关于英国公使朝鲜之行及与法国公使的谈话 本公第23号信 据英国公使亲口说，该公使于15日将从本地出发，在天津搭乘该国军舰前往朝鲜京城递交兼任公使之国书。在该国京城逗留两三日，再返回本地归任。他特别强调，此次朝鲜之行除了呈递国书之外没有其他特殊要务。又，法国公使亦于7日来到使馆。他谈话的意思是：他也相信此次英国公使之访朝，完全是为递交国书而去，而未有其他目的。右上呈。敬具。明治三十年三月十一日，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印）致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

九、矢野文雄公使致西德二郎外相报告

（1898年2月19日发 1898年3月17日收到）

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 本公第13号信 总理衙门附属之同文馆，年来设立了英、法、德、俄等语种和法、理、文、医等学

科，虽雇用外国人为教授，但其各科组织极为幼稚，尚未完全。此不唯限于一般外国舆论，清国人也对其有所非难。正如随下官2月5日之本公第8号信寄出之上谕抄件所云，在采用设立专门学科之议同时，对御史王鹏运请开京师大学堂之奏，准其施行。其详细规则，由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附件中抄录的此上谕于清历正月二十五日即我之2月15日下达。谨呈。敬具。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公使矢野文雄（印）致外务大臣男爵西德二郎。

附件：奉上谕：“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钦此。”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文部省通知 大臣西（印）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

十、矢野文雄公使致西德二郎外相报告

（1898年2月19日发 1898年3月17日收到）

关于严禁陆军弊习并操演方法变通 本公第14号信 清国陆军内部腐败之一斑，已在明治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80号机密信与已提交的第5号普通报告中有所涉及。近来风气稍开，对顺天府尹胡燏棻的奏请，清帝下旨：“严行禁革诸如兵额剋扣摊派等弊，至如何变通操演之法而可使之尽利及神机营改用新式枪炮等事，由军机大臣一并妥议具奏。”附件中抄录的此上谕于清历正月二十六日即我2月16日下达。右上呈。敬具。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公使矢野文雄（印）致外务大臣男爵西德二郎。

附件：奉上谕：“胡燏棻奏请就各省现有兵饷精练陆军一折。方今时局艰难，自以练兵为第一要义。各省防、练各营，近来积

习如兵额克扣摊派等弊，不胜枚举。若不严行禁革，训练必不能精，营务安有起色？至操演之法不宜拘守成格，应如何变通尽利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督办军务王大臣妥议具奏。另片奏神机营改用新式枪炮各节，着一并议奏。钦此。”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
参谋本部通知 大臣西（印）次官（印）政务局中田（印）。

十一、矢野文雄公使致西德二郎外相电

（北京 1898 年 5 月 13 日上午 10 时发 下午 1 时 35 分收到）

东京 西 105 普鲁士亨利亲王今日到达北京。矢野。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由英文译出。

十二、矢野文雄公使致西德二郎外相电

（北京 1898 年 6 月 16 日下午 12 时 40 分发 下午 5 时 30 分收到）

东京 西 127 翁同龢已解除大臣职务，直隶总督王^①奉命来北京。矢野。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由英文译出。
该件上注有：6 月 17 日通知总理大臣。

十三、矢野文雄公使致西德二郎外相报告

（1898 年 6 月 17 日发 1898 年 7 月 6 日收到）

关于翁同龢开缺回籍等事 本公第 46 号 总署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之事，在明治二十八年八月七日的机密 29 号信、九月三日第 39 号信，十二月十一日第 85 号信、二十九年一月八日第 3 号信、三月六日第 20 号信并三十年二月八日第 6 号信中逐次言及。总之，该国中央政府内部翁氏

① 指王文韶。——译者

为守旧党之领袖乃是事实，而其在野之评价又当如何，有云：“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此段评价一直广为流传。正如清历四月二十七日即我6月15日附件甲号上谕中所写的那样：“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中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遣，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同时，又如附件乙号上谕中所写：“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总署大臣、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荣禄暂行署理。”总而言之，王氏代替翁氏，而荣氏又补王氏缺。王氏履历已在二十八年六月八日别信中言及，而荣氏之履历在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机密信第20号信中也有所涉及。右上呈。敬具。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公使矢野文雄（印）致外务大臣男爵西德二郎。

[1-6-1-4-2 各国关系杂纂 第1册] 该件上注有：大臣大隈（印）次官（印）政务局（签字）。

十四、矢野文雄公使致西德二郎外相报告

（1898年6月24日发 1898年7月8日收到）

关于翁同龢免职前后清廷之内况 机密第60号 翁同龢开缺与召王文韶来京之事，一如附件之所抄，已用电报禀明，于翌日即本月17日之本公第46号信中也作了报告。下官考虑到此事或许是清政府内部何等变故之前兆，于是同日下午官拜会了张荫桓。将下官所闻，概记如下：

翁同龢开缺之因，其源甚远。先是日清之战时，该人即主开战。此战以来给中国酿成无数灾难。尔后，翁所主张诸政策多未允协，且于内部被视为骄恣专权之事亦不在少数，此等之事逐渐积累，遂演成今日之事。又，关于近来之事，德国亲王谒见皇帝之时，翁固拒绝皇帝与其行握手之礼，而皇帝则采用其他革新派之意见，与之行握手礼。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词。又其节饷宴之

时大臣理应坐陪，翁氏亦不为之。诸事凡不合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此等之事逐渐积累，而成免黜之口实云云。

张荫桓又谈到了西太后权力之增长、太后也有改革之意见以及皇帝倾向改革派等事。由其谈话来观察，皇帝亦感到近年事变连续发生，而知有采用改革主义之必要，同时也悟出如翁等之守旧派不足赖。加之此次接见德国亲王一事，皇帝与西太后体验到诸事均为改革派意见恰当而守旧派意见迂愚。内有太后之诱掖，外有各种之攻击，皇帝遂决定罢免多年亲近之翁氏。

李鸿章、张荫桓常谓，皇帝甚憾其虽有改革之意，但常掣肘于左右守旧派，想来翁氏一派围绕皇帝左右。张、李所言，绝不会错。今其首魁既失，皇帝的宫中侍臣等也应起一大变化。皇帝已倾向改革，若太后能翼助之，将来之事有几分改观亦不可知。盖皇帝倾向改革，早从晓悉宫中事务者处有所闻，以此而推之，翁氏等守旧派之败，只不过是遇到某种时机，乃早晚必然发生之事也。

太后原来即是喜欢革新派之人，故皇帝幡然归向革新之说，可使皇帝与太后之亲情更加密切，也增长太后权力之势。但若深溯其源，则不能不考虑恭亲王薨去的作用。亲王是帝室近亲中的一大势力，故可立于帝、后之间以保两者之平衡，一朝薨去之后，不得不发生偏重，此亦应是太后权力增加原因之一。

然而各朝历来大臣中守旧派尚多，今日革新派之势力果有坚强之根底而无被推翻之忧患耶？否耶？张荫桓之说尚属疑问，但从总趋势上看，改革派迟早会取得胜利则是无疑的，当然此为指今后的三五年、六七年而言。

又李鸿章乃太后之人，故应有几分将来权力增长之倾向，近来太后之频繁召见，亦可见其征兆，然该人为人所嫌忌之事甚多，直入军机应当甚难。右恭呈。敬具。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公使矢野文雄（印）致外务大臣男爵西德二郎。